

上海点心中的烧卖，境遇比较特殊，不少点心店可能都不经营，市民也不如对馄饨、生煎那样可能会隔三差五光顾。有些小朋友可能还叫不出烧卖之名。但烧卖在上海点心中的“位置”“口碑”“功用”，则如同海派商业文化孕育下市场的一道风景线，术有所长业有所短，各有千秋而无可替代。

## 闲话烧卖

陈甬沪

外孙黄子曾经疑问过“烧卖”之命名，与大饼油条之形、粢饭豆浆之义、小笼之蒸、生煎之烹等等都不相同；食物的名目繁多，比如说烧饼，因烧与饼之配，一说明便；又如定胜糕，也因糕之相叠，节节高喻为胜，也能理解；惟这烧与卖的搭配之称，有点牵强。原来，烧卖非能顾名思义，可见其有故事了，有说语音的谐音而来，有说食材之料而成，有说食物形状而定，也有说经营方式而来，更有一“非遗”称“边烧边卖”而来。

吃货老黄说，上海烧卖一般以糯米为主，配以肉丁、菇丁或笋丁，辅以鲜酱油拌和而成。虽与用芦苇叶、箬叶包裹的粽子，味觉上难说有特别的异样，可烧卖用面皮包裹，就是不叫面什么、皮什么。

更有甚者，烧卖与小笼、生煎境遇不一，名称费猜详外，哪位吃货又能说出或者找出一家以烧卖命名的“专卖”店？据称，专营以酱香糯米、

或不好吃的概念。

烧卖制作的技术比较简便，食材配料也简单，再者加热工夫也不长，可烧卖何以敌不过小笼生煎？也许正是它的“宿命”。何以见得？

回到烧卖之名由来上，有说“烧”是“捎”的谐音，有说“卖”是“麦”料之故，我则以为两者兼而有之。而“边烧边卖”之顾名思义太牵强不能置信。能让烧卖经久不衰，传说中兄弟俩分家而成就“烧卖”的典故或可采信。古之，弟弟顺从了兄嫂分家而不“分工”，为解兄嫂之难嫂嫂之疑，一边继续包裹馒头卖，一边制成“开口如莲花、糯米当馅儿”的新品包，顺便“捎”带着卖。这经营模式——捎卖，让烧卖诞生了。



边看边聊

包子功用自然无可撼动，而烧卖多滋多味也有立足之地，于是捎着卖的“烧卖”，不成主流也风流。

烧卖，因经营模式而生，在今天海派创业大潮中，让人启迪多多。创业者专注专业，专注专业的“配套”安身立命，借助成熟的渠道，体现自身价值，赢得市场需要份额而多赢共赢。反观那些术不专攻，而又图跨界，或以资本为载体图谋者，结果被“烧卖”嘲笑。

烧卖，上海点心的普通一员，演绎的经营之道，精明而高明。

## 苏州才子陶文瑜

曹正文

认识苏州陶文瑜，已二十余载。上世纪90年代中期，我去苏州拜访陆文夫并约稿，当时陆文夫住在带城桥弄，一幢独门独院的二层楼房。高高瘦瘦的老陆，说话不快不慢，他谈起江南风情与《苏州杂志》的情况。谈话间，他问起我未进报界之前干什么工作，我说在一家理工大学当教师。老陆便讲了一个我不太熟悉的名字：陶文瑜。老陆说，这是一个很有才气的苏州年轻人，他也在一家学校教书。

老陆办的《苏州杂志》实在很好看，苏州的文史美食、风景典故，几乎包罗万象。我前不久也从杂志上读到陶文瑜的诗与他写江南风情的散文。后来，他调进杂志社当编辑，我们见了面。文瑜面带微笑，神态真诚，举止随意，一口苏州话蛮好听。2005年陆文夫去世，主编是范小青，但范小青是江苏省作协主席，工作单位在南京，操心这本杂志的重任便压在文瑜身上。再后来，文瑜当了副主编，又当了主编。

陶文瑜除了把杂志编得有声有色，苏州的名家（文学与绘画）都请上杂志：叶兆言、苏童、张继荣、江文兰、王锡麒、盛小云、荆歌、王稼句、华永根……各路神仙俱在。有专题，有逸事，有掌故，有诗有画，总之，十分好看。我在上海的朋友也有不少人订了这本杂志。薄薄一本，分量十足，姑苏美食与吴地山水背后便是沉甸甸的厚重历史。

文瑜的文字，幽默风趣，别具一格，仿佛走进苏州园林，看似山穷水尽，常有曲径通幽之妙。他的随意之作，曠在其中。我曾约他撰文，他写来一篇《连锁反应》，他说他有次去朱鸿兴吃面，面一上来，觉得不是滋味，再一问，原来是百年老店的加盟店，虽打着朱鸿兴的牌子，质量却极不讲究。他打个比喻，说电视台上站着三个韩红模样的女子，都是胖胖的、戴着墨镜，粗看相像，却未必是歌手韩红，一开口就现出真假了。朱鸿兴的牌子借给加盟店，不代表挂上招牌就是朱鸿兴。这个批评很幽默，也很委婉，但骨子里是对名店乱开加盟店的连锁反应现象进行了讽刺与批评。文章刊出后，大受好评。我鼓励文瑜兄继续写，于是他每月写一篇，每篇都不同凡响，如《送书的趣话》《文人笔下的馄饨担》《我的书房是车间》《苏州人斗蟋蟀》《园林里吃饭》《回忆滋味》《文人梅花一家人》等三四十篇。

我退休后，回到苏州老家小住，文瑜兄便呼苏州的文朋画友来舍下小聚。文瑜兄是性情中人，又好姑苏美食，肚里有说不尽的好听故事。我们还一起听过评弹，玩过园林，看过画展。这么乐观的人，谁知道他因病每周要做几次透析，而且透析已十年载。想来文瑜兄最近十年人不敷出，写文章又精力不够，他便写字卖画，还一本正经写了润格。其实，他哪肯收人家钱呢！何况这一点钱又怎么能帮到他呢？

今日斯人已去，倒是他留下的精妙书法与文人画常在我手边抚摸，留给我无限的怀念与感慨。苏州文坛少了一个才子，真是可惜哉！

在蓟州的一个农家乐小住，附近有座盘山的巨龙横亘于京东津北，占地面积一百余平方公里，是自然山水与名胜古迹以及皇家文化相融的旅游休闲胜地，于是，欣然前往。

据悉，此山旧有“无终”等名。东汉末年，无终名士田畴不受献帝封赏，乃隐居于此，人称田盘山，简称盘山。它始于汉，兴于唐，盛于清，曾有72座寺庙，13座玲珑宝塔，一座皇家园林。唐代就以“东五台山”著称佛界，因其雄踞北京之东，清康熙年间又以“京

## 盘山

薛松

不远处有“三盘暮雨”四字，其中“三盘”指的是盘山的“三盘胜境”，而“暮雨”意为傍晚的云气。“三盘”以古松取胜的上盘雪花飘；以怪石取胜的中盘雾雨渺；以流水取胜的下盘夕阳照。诗云：“峰秀喷玉珠，惹得柳枝舒。池水映三盘，醉景走不出。”时至今日被称作“三盘暮雨”。

春天，盘山遍野的桃花、杏花、梨花争奇斗艳，和风吹过它们的脸，飘得花儿化作小燕子，飞舞而来，然后在空中仙女散花般撒落缤纷的花瓣雨；仲夏薄暮，雨后初晴，青绿山水，生机勃勃；秋季雨水充沛，瀑布成了悬空下垂的水帘；严冬白雪皑皑，苍松翠柏，点缀其间。

由于山奇景佳，晋代《三国志》作者陈寿、文学家陶渊明，北魏《水经



欧洲印象 (常画) 穆昉澜 穆昉昀 穆益林

拔河是一种集体游戏，也可以说是集体运动。数量相等的两队人马（男女不限），一根较粗的麻绳，还有一条用粉笔画成的界限（代替河），再加上一块空地（草地、水泥地皆可），便可以拔河运动了。拔河时，其中一方将另一方拽过界限就算胜利。

在我看来，拔河运动如此深受民众喜欢，是因为这项运动既可以培养参与者的团队协作精神，又能锻炼身体，更主要的是开展拔河运动时对场地没有什么过多的要求，说白了就是简便易行好操作。正所谓：想拔就拔，强身怡情。我想称其为“中国民众集体运动之王”，应该没有反对吧！至今，我未曾见到过比中国人更爱拔河运动的人群了。或许外星球人如中国人这般喜欢拔河吧，谁知道呢？

要以为，拔河比赛时队员们只要有一把子力气，就可以稳操胜券，轻而易举地获胜了。其实需要排兵布阵，比如让力气较大的几位队员站在前面，把女士们安排在末端。而在这个过程中，需要沟通协调，以便让各成员达成共识，这也就是拔河

## 一起来拔河

黄昱耀

河这种集体运动的魅力所在吧。另外，在拔河比赛时，还要善于运用巧劲儿。俗语说得好：四两拨千斤。哨声过后，拔河比赛，旋即开始，鼓劲加油，齐心协力，勇夺优胜。拔河时，我们的双手和双脚都在有节奏地运动着，同时我们的心肺等器官也得到了相应的锻炼。拔河过后，那种运动带来的愉悦劲儿真是

枫枫之旅接近尾声，从大阪到奈良，到琵琶湖，到京都，到岚山……一路过来，无论是路边、湖畔、大山，还是祠堂、神社、庭院，到处都是红枫黄叶，真的是层林尽染，让人有点目不暇接。

驴友老许对枫叶情有独钟，拍了一组又一组好美的照片，枫枝招展；驴友小余对枫叶的往事浮想联翩，出了一道命题作文，想一起聊聊枫叶的故事。那好吧，拉开话题，就说说枫叶为什么会变红？

古人很有想象力，宋代诗人杨万里写过那两个诗句，“小枫一夜偷天酒，却倩孤松掩醉容”，有多浪漫！他用拟人的手法，把枫叶变红说成是小枫偷吃了“天酒”，堪称一绝。又记得小时候听大人讲故事，说那是因为黄帝为民除害，在黎山杀了蚩尤，宝刀被鲜血染红，插入泥中，变成了一棵枫树，从此枫叶就有了血染的颜色。长大了才知道那是《山海经》里编的神话故事。

那么，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枫叶变红？先来普及一点小知识吧！枫叶呈绿、泛黄、变红、发紫等，都是植物生长过程中的一种自然现象，与植物体内含有的天然色素有关。万物生长，无论枫树还是其他植物，在它们的生命体内都含有多种色素，有叶绿素，也有类胡萝卜素，包括胡萝卜素或叶黄素，还有花青素等。自然界的植物中，天然色素多达几百种。

植物天然色素可以分成两大类，一类是脂溶性的叶绿体色素，还有一类是水溶性的细胞液色素。存在于叶绿体的色素它与光合作用有密切关系，在中学读生物学时应该做过实验，那时候就知道它叫“叶绿素”。而存在于液泡中的色素，大多与花朵的颜色有关，比如含有花青素的兰花、蓝莓等，它属于黄酮类物质。

说到这里，大概有点明白了吧，植物体或者叶片色彩的变化，实质上就是看它体内的哪一种色素占了上风。比如红色素表达，西红柿会变红；叶黄素显现，柑橘会呈黄；还有花青素促使茄子发紫，等等。它们都是由于在不同的生长条件下，不同的植物体内本有的色素以不同的方式对外表达的结果。

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就会发现，初春时节，万物复苏，温度开始回升，但还

没有达到叶绿素合成的充分必要条件，此时所见的枫树可能是绿叶中藏红，或是红叶里透绿；到了春夏之交，光照充足，水分滋润，光合作用促使枫树体内的叶绿素“一马当先”，合成加速，并向叶片表达，叶绿素占据了绝对优势，这时候的枫叶是那么鲜嫩翠绿，滋润欲滴；然而，秋季来临，光照日渐缩短，气温明显下降，枫树的叶绿素合成能力越来越弱，且受到一定阻碍，相反它体内含有的叶黄素、胡萝卜素等则开始“异军突起”，此时的枫树枝上挂满了一片片黄叶；随着光照时间越来越短，枫树体内一种叫花色素苷的红色素“后来居上”，这时候只见那漫山遍野的枫叶红色一片；至于红枫为什么又会“红得发紫”，那是因为花青素的“魅力”。

回过头来说，其实我国的北京香山、南京栖霞山、长沙岳麓山和苏州木渎天平山，是历史悠久的传统四大红叶观赏胜地，如今又增加了辽宁本溪，那里有规模更大的红枫景区。

那么，为什么又有好多人奔日本、加拿大去观赏红枫？那是因为风格有所不同。全球枫树品种多达199种，我国拥有的枫树树种资源最多，占了全球的四分之三。最具特色的是“中国红枫”，又名“红叶羽毛枫”。它是落叶小乔木，枝条光滑细长，从幼枝到叶柄，直至花柄都为红色。而日本其实并没有太丰富的红枫资源，同样是落叶小乔木或灌木，但是，他们把红枫当作旅游资源潜心研究，依靠科技，开发新品种，通过嫁接、扦插等途径，再造红枫，而且融入美学理念，园林内配置不同色彩、不同树种，修剪成各种造型的枝条，红枝招展，婀娜多姿，被誉为“四季火焰枫”。

加拿大属于“北美红枫”系列，高大粗壮的乔木树，树干参天可达二三十米之高，树叶也比亚洲红枫宽大多。加拿大种植枫树，其目的是利用枫叶作为一种产业，最出名的产品就是加拿大“枫糖”，没想到它的红枫也成为旅游爱好者的亮点。

说了这么多枫树的故事，还是提醒你，想要选择观赏红枫的最佳时机，建议你学一点气象知识，了解一点农历农事常识，那将会事半功倍。



袁以星

## 说说枫叶的故事

韩秋岩是一位传奇人物，人们都知道他是一位诗人，因为苏州沧浪诗社的社长是韩秋岩；人们还知道他是一位书画篆刻家，因为苏州画院的画师中也有他，然而韩秋岩真正的职业也许少有人知，实际上他也是一位科学家、工程师。

韩秋岩生于1899年，本名韩士元，江苏黄桥人，早年毕业于北京工专机械科，和胡厥文为同学，后留学于法国、意大利，专攻航空机械，获法国航空工程师学位，回国后历任中央大学、河南大学、江南大学、西北大学教授，中国第一辆坦克动力系统即是由韩秋岩设计完成的，由此成为二级教授工程师；1949年后，他又多次以科学家的身份受到毛泽东、邓小平等领导人的接见。

晚年韩老定居于姑苏，专门从事书画印创作，因其学养精深，阅历丰富，因而作品大气磅礴，绘画有青藤、白阳、八大遗韵，书法深厚老健，风神超迈，治印直追秦汉，诗词恢宏豪放。

韩老九十岁时来沪作书画巡展，上海画院程十发院长特撰文表扬。韩秋岩早年参加过五四运动，受科学救国思想的影响，1924年曾兼任创办了黄桥中学并首任校长。

晚年的韩老意志犹坚，年届八五，始涉冬泳，直至九十三岁时双目失明而泳止，之后仍在家中冷浴至百岁。

余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结缘韩老，亦师亦友，诗书画印交往近廿载。

套用一句话作为本篇小文的结尾——不拔不知道，世界真奇妙。

## 七夕会

七夕会，特别是在隆冬时节，久坐不动可不是个好习惯。我们不妨在工作、学习之余，邀上同事、同学来一场说拔就拔的运动吧！简简单单的运动，便可以让我们身体迅速暖和起来。拔河比赛赢了的，也不要骄傲；输了的，亦无须气馁，重在参与嘛。嘿，嘿，嘿，相约下次，再来切磋，不亦乐乎。

众所周知，拔河是项户外运动。可有时在我们家中也会进行一场拔河比赛。诸位看官，不要以为是老婆与我抡枪头，进行的“拔河运动”，而是我家的大花猫“花花”，每次看见我用拖把拖地时，它总会咬住拖把不放，这就好像要跟我拔河似的。看来，身体在于运动的道理，动物们也是知晓的呀。



夜光杯